

云烟,我温暖的记忆

■ 太阳

小时候在中缅边境的大山里长大,我们家住在怒江畔的大山上,江的对面同样是大山,不过,那已经不属中国了,是缅甸掸邦的第一特区。每年的四、五月份,对面的山上总是开满了白的,红的罂粟花(当地老百姓称它为“大烟”),漂亮极了。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缅甸政府才开始禁种罂粟,并在中国政府的帮助下开展替代种植,现在已经看不到那种景象了。

那时候,农村的自然条件差,乡亲们都生活得很苦,尤其是经济很困难。记得当时我们家除了一窝好像永远长不大的小猪和一群永远吃不饱的小鸡外,家里的经济收入基本就靠种烟了,当然,不是对面那种“大烟”,呵呵。

一年的烟种下来,也就能卖个几百块钱吧,这是我们家一年的主要“财政收入”了。也是当年我上高中、大学主要的经济支柱。

那时候父亲正值壮年,每天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苦活干下来,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撕下半个巴掌大的一块发黄的信签纸,再从墙角那张被烟熏得发黑的三抽桌的抽屉里翻出一个皱巴巴的小塑料袋,从里面搓出一小撮烟丝放纸片上,然后找个小凳子坐下,开始耐心地卷烟,只要看到他伸出舌头舔一下烟纸,把舔过的地方粘上,就意味着烟卷好了。这种手卷的烟,一头大一头小,像个喇叭,所以,当地老百姓都叫它“大喇叭”,抽的时候经常会有烟丝粘到嘴唇上,因此,常看到吸烟的人不时往外吐吸到嘴里的烟丝。

卷“大喇叭”所用的烟都是自家种的,没有经过精加工,只是把地里收来的烟叶晾干卷起来切成丝就行了,因此,烟丝的颜色还泛着绿,并不是金黄的,当地农民一般都称它为“草烟”或者“毛烟”,抽起来味道很浓,又辣又呛,我不明白大人们为什么还喜欢抽。

小时候的我,很喜欢站在旁边看父亲卷烟的样子,他总是小心翼翼的,像在加工艺术品。但当他起身从火塘里抽出一根烧得通红的柴火棍,将“大喇叭”点燃的时候,我就一转身跑开了,简直受不了那股浓重的味道。

高中毕业后,我考上了省城的一所大学。也就是在学校里,我学会了抽烟,还记得那时抽的基本上都是带咀的“春城”和“大重九”。那时家里每月寄来的三、五十块钱基本就够生活费,想抽烟就得省下一些粮票,偶尔跟那个长得还有几分姿色的年轻女烟贩换几包过过瘾。

我们学校离昆明卷烟厂不远,也就是那时候,我终于知道了,原来家乡那种抽起来又辣又呛的烟,最终是被运到这里加工成了享誉海内外的“云烟”。

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外工作,抽烟的习惯始终没改掉,作为一个烟客,这些年来,也品尝过不少国内外名烟,但最钟情的还是“云烟”。每次要到省外出差,启程的最后一刻,总是忘不了到家附近的小烟铺买几包云烟、红塔山带上。

一个人的时候,就喜欢点一支云烟,独自沉浸在那种烟雾缭绕的淡淡的味道里。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起远在乡下的父亲和家对面满山遍野的罂粟花。此时,儿时那种清苦而又温暖的幸福总会涌上心头,套用一句时下流行的词:想想也醉了。



民国烟画《南京蒲塘桥》

■ 周安庆

烟画在我国各地称呼不一,亦名烟草画、洋画、“香烟牌子”等,乃近代以来用于香烟营销的广告画之一,19 世纪晚期由美国阿伦金特公司发明。它原名 CigaretteCards(注:译意为“香烟卡片”),是随同香烟销售时一起馈赠给顾客的。旧中国门户对外打开后,西方资本主义开始在华夏大地不断发展,商品经济促使现代广告运作形式在社会上逐渐得到广泛运用。英美烟草公司、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为了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壮大自己,在各自麾下相继招徕了一些优秀画家。他们主动迎合广大民众的消费心理,创作出不少烟草宣传画,旨在推销商品之际供人欣赏愉悦,一睹自然、人文与社会时尚之美。烟画尺幅大不过掌,但其中描绘的内容却较丰富,因此与香烟招贴画一起成为西风东渐中国之后的舶来品。

近代南京是我国东南重镇,1927 年再度成为民国首都,随着外来人口不断汇聚,城市

老张拔烟杆



■ 王志愿

11 月 18 日,吃过早饭,贵州省遵义县烟草专卖局(分公司)沙湾烟站站长熊从绿便匆匆地往沙湾镇沙湾村赶去,他想看看这几天烟农的烟杆清除得怎么样了。

还没进村,熊从绿远远地就看到了在烟田里忙碌着的烟农张嘉毅。

“老张,在拔烟杆啊!”停下车,熊从绿边向张嘉毅喊着边走进了烟田。

“熊站长早啊!这不趁着天气好,赶紧把地里的烟杆给拔了,准备明年接着种呢!”张嘉毅笑着答道。只见张嘉毅麻利地拔出烟杆,把烟杆根部的泥巴清理干净后,整齐地摆放到田埂上。

“老张,我这一路走过来,发现你们几乎都将烟杆清理干净,有序地堆放在了田埂上。你们村以前可不是这样,往年都是烟叶收购完毕休息一段时间再来干这些活。”熊

从绿说着便帮张嘉毅拔起了烟杆。

“以前我们沙湾村甚至整个沙湾镇的烟农都是卖完烟过上一段时间后才拔烟杆,到后面烟地翻犁、农膜清理时麻烦就来了:种植面积较少的能忙得过来,种植面积较多的根本就没有那么多人力来处理烟杆,很多烟农因为烟杆处理不到位、不及时,对来年种烟造成了不良影响。所以现在大家都提早动手了!”张嘉毅转而说道,“熊站长,你歇一会儿,烟叶收购时你们一刻不得闲,收购一结束,又进村入户指导我们做烟杆清除、烟田冬耕翻犁工作,可够辛苦的!”

“今年烟叶收购期间我们把收购组的人员分为 AB 岗位。A 岗工作人员负责指导烟农把烟叶分类打捆、去青去杂;B 岗工作人员指导烟农把田间管理、烟杆清理工作做好。对于这样的管理方式,大伙有什么意见或者看法吗?”熊从绿说着,并没有停下手里的活儿,不一会儿已经拔了一小捆。

熊从绿说着便帮张嘉毅拔起了烟杆。

“这个大红按钮,可要记清楚了,是急停,遇到紧急情况时采用。这个按钮是升压,这个是降压,要看着水分仪,慢慢操作……”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她利用批次过完的间隙,见缝插针为我授课。

凌晨 2:00,我的第一个班结束了。师傅让我快去洗澡、休息。听到师傅发话了,累了一天的我直奔更衣室。

刚到更衣室,就听见其他学徒羡慕地对我说:“你师傅对你真好,为了让你早休息,她自己在那儿打扫卫生。”

我愣了,原来还要打扫卫生。于是我又急急忙忙跑回车间,只见师傅戴着口罩,正在用水冲振槽,帽子上已经布满了尘土,衣服也全部湿透了。

“你怎么又回来了?早点回去吧,别让家里着急。”

我眼中一热,这就是我的师傅,只比我大 5 岁的师傅。

接下来的日子,我再没喊过她师傅,取而代之的是“小丽姐”。她叫我时更简单,就是单字“琦”。大概是因为家里长辈们都这样叫我的缘故,所以每次听到她这么叫我,我都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

在教我时,小丽姐总是事无巨细,毫无保留。而当我犯了错误,她也总能包容我,帮我改正。

记得有一次开机前进行例行检查,师傅爬上操作平台,看到烘丝机进口的振槽上还

回到操作室后,水都顾不上喝一口,就开始给我讲解基本的操作要领。

“这个大红按钮,可要记清楚了,是急停,遇到紧急情况时采用。这个按钮是升压,这个是降压,要看着水分仪,慢慢操作……”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她利用批次过完的间隙,见缝插针为我授课。

凌晨 2:00,我的第一个班结束了。师傅让我快去洗澡、休息。听到师傅发话了,累了一天的我直奔更衣室。

刚到更衣室,就听见其他学徒羡慕地对我说:“你师傅对你真好,为了让你早休息,她自己在那儿打扫卫生。”

我愣了,原来还要打扫卫生。于是我又急急忙忙跑回车间,只见师傅戴着口罩,正在用水冲振槽,帽子上已经布满了尘土,衣服也全部湿透了。

“你怎么又回来了?早点回去吧,别让家里着急。”

我眼中一热,这就是我的师傅,只比我大 5 岁的师傅。

接下来的日子,我再没喊过她师傅,取而代之的是“小丽姐”。她叫我时更简单,就是单字“琦”。大概是因为家里长辈们都这样叫我的缘故,所以每次听到她这么叫我,我都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

在教我时,小丽姐总是事无巨细,毫无保留。而当我犯了错误,她也总能包容我,帮我改正。

记得有一次开机前进行例行检查,师傅爬上操作平台,看到烘丝机进口的振槽上还

回到操作室后,水都顾不上喝一口,就开始给我讲解基本的操作要领。

“这个大红按钮,可要记清楚了,是急停,遇到紧急情况时采用。这个按钮是升压,这个是降压,要看着水分仪,慢慢操作……”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她利用批次过完的间隙,见缝插针为我授课。

从绿说着便帮张嘉毅拔起了烟杆。

“以前我们沙湾村甚至整个沙湾镇的烟农都是卖完烟过上一段时间后才拔烟杆,到后面烟地翻犁、农膜清理时麻烦就来了:种植面积较少的能忙得过来,种植面积较多的根本就没有那么多人力来处理烟杆,很多烟农因为烟杆处理不到位、不及时,对来年种烟造成了不良影响。所以现在大家都提早动手了!”张嘉毅转而说道,“熊站长,你歇一会儿,烟叶收购时你们一刻不得闲,收购一结束,又进村入户指导我们做烟杆清除、烟田冬耕翻犁工作,可够辛苦的!”

“今年烟叶收购期间我们把收购组的人员分为 AB 岗位。A 岗工作人员负责指导烟农把烟叶分类打捆、去青去杂;B 岗工作人员指导烟农把田间管理、烟杆清理工作做好。对于这样的管理方式,大伙有什么意见或者看法吗?”熊从绿说着,并没有停下手里的活儿,不一会儿已经拔了一小捆。

熊从绿说着便帮张嘉毅拔起了烟杆。

“这个大红按钮,可要记清楚了,是急停,遇到紧急情况时采用。这个按钮是升压,这个是降压,要看着水分仪,慢慢操作……”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她利用批次过完的间隙,见缝插针为我授课。

凌晨 2:00,我的第一个班结束了。师傅让我快去洗澡、休息。听到师傅发话了,累了一天的我直奔更衣室。

刚到更衣室,就听见其他学徒羡慕地对我说:“你师傅对你真好,为了让你早休息,她自己在那儿打扫卫生。”

我愣了,原来还要打扫卫生。于是我又急急忙忙跑回车间,只见师傅戴着口罩,正在用水冲振槽,帽子上已经布满了尘土,衣服也全部湿透了。

“你怎么又回来了?早点回去吧,别让家里着急。”

我眼中一热,这就是我的师傅,只比我大 5 岁的师傅。

接下来的日子,我再没喊过她师傅,取而代之的是“小丽姐”。她叫我时更简单,就是单字“琦”。大概是因为家里长辈们都这样叫我的缘故,所以每次听到她这么叫我,我都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

在教我时,小丽姐总是事无巨细,毫无保留。而当我犯了错误,她也总能包容我,帮我改正。

记得有一次开机前进行例行检查,师傅爬上操作平台,看到烘丝机进口的振槽上还

回到操作室后,水都顾不上喝一口,就开始给我讲解基本的操作要领。

“这个大红按钮,可要记清楚了,是急停,遇到紧急情况时采用。这个按钮是升压,这个是降压,要看着水分仪,慢慢操作……”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她利用批次过完的间隙,见缝插针为我授课。

凌晨 2:00,我的第一个班结束了。师傅让我快去洗澡、休息。听到师傅发话了,累了一天的我直奔更衣室。

刚到更衣室,就听见其他学徒羡慕地对我说:“你师傅对你真好,为了让你早休息,她自己在那儿打扫卫生。”

我愣了,原来还要打扫卫生。于是我又急急忙忙跑回车间,只见师傅戴着口罩,正在用水冲振槽,帽子上已经布满了尘土,衣服也全部湿透了。

“你怎么又回来了?早点回去吧,别让家里着急。”

我眼中一热,这就是我的师傅,只比我大 5 岁的师傅。

接下来的日子,我再没喊过她师傅,取而代之的是“小丽姐”。她叫我时更简单,就是单字“琦”。大概是因为家里长辈们都这样叫我的缘故,所以每次听到她这么叫我,我都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

在教我时,小丽姐总是事无巨细,毫无保留。而当我犯了错误,她也总能包容我,帮我改正。

记得有一次开机前进行例行检查,师傅爬上操作平台,看到烘丝机进口的振槽上还

回到操作室后,水都顾不上喝一口,就开始给我讲解基本的操作要领。

“这个大红按钮,可要记清楚了,是急停,遇到紧急情况时采用。这个按钮是升压,这个是降压,要看着水分仪,慢慢操作……”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她利用批次过完的间隙,见缝插针为我授课。

凌晨 2:00,我的第一个班结束了。师傅让我快去洗澡、休息。听到师傅发话了,累了一天的我直奔更衣室。

刚到更衣室,就听见其他学徒羡慕地对我说:“你师傅对你真好,为了让你早休息,她自己在那儿打扫卫生。”

我愣了,原来还要打扫卫生。于是我又急急忙忙跑回车间,只见师傅戴着口罩,正在用水冲振槽,帽子上已经布满了尘土,衣服也全部湿透了。

“你怎么又回来了?早点回去吧,别让家里着急。”

我眼中一热,这就是我的师傅,只比我大 5 岁的师傅。

接下来的日子,我再没喊过她师傅,取而代之的是“小丽姐”。她叫我时更简单,就是单字“琦”。大概是因为家里长辈们都这样叫我的缘故,所以每次听到她这么叫我,我都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

在教我时,小丽姐总是事无巨细,毫无保留。而当我犯了错误,她也总能包容我,帮我改正。

记得有一次开机前进行例行检查,师傅爬上操作平台,看到烘丝机进口的振槽上还

“烟叶收购期间 B 岗的同志每天下乡耐心地给我们讲解抓好田间管理和提前清除烟杆的好处,并建议我们男人去卖烟,女人在家收水稻和玉米,这样既保障了烟叶能够及时卖出去,又保障了其他农活也不耽误。尤其是你们今年施行的烟农评优,谁家种植水平较高、管理能力到位,在烟站规定时间内把各项工作做好,明年就将看具体情况给予优惠政策,这一下子就提高了我们的积极性。”张嘉毅说道。

“那您这些工作都做得咋样了?”熊从绿关切地问道。

张嘉毅笑着说:“熊站长,不瞒你说,以前我们看着烟技员来了就躲得远远的,生怕他们一来就叫我们做这做那,还得给我们规定完成时间,有时候一天来好几次。不过通过烟技员一次次地给我们讲解相关政策、生产技术,我们才意识到什么叫科技兴烟。就拿今年的结构调整来说吧,之前让我们把辛辛苦苦种出来的底脚叶给打掉,我们总是不能接受,但后来经过烟技员耐心的讲解,今年交售完烟叶一算账,大家都服气了。这不,现在拔除烟杆,没用多说,大家都提早动手了。我这还是因为家里有事耽搁了几天,要不早拔完了。”

两人说话间,一个瘦小的身影骑摩托车奔烟田而来。看到是沙湾烟站沙湾收购线烟技员苟辉权,张嘉毅急忙喊道:“苟师傅,你怎么来了?”

苟辉权停好摩托车,走进烟田边回答道:“老张,我过来看看你的烟杆清理得如何了,这几天因为老伴去世也没顾得上,实在不好意思啊!熊站长也来检查工作了?”苟辉权说着便俯下身子拔起了烟杆。

“我过来看看,马上烟田要进行冬耕翻犁了,烟杆要赶紧清理啊!”熊从绿说道。

阳光暖暖地照着,三人有序地忙碌着,田埂上,整齐地摆放起了一堆堆烟杆。

有一些烟垢,就下来拿起抹布,又爬上去,一点一点地擦,直至全部擦干净为止。我的脸红了,因为是我没打扫干净振槽,才让师傅如此麻烦。

开机了,师傅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就投入了工作。我红着脸,走过去,刚开口:“小丽姐,我……”

“没事,下次小心点,不然会影响我们的烟丝吃味的。”她淡淡地一笑。望着她的微笑,我在心里暗暗发誓,以后工作一定要认真仔细,不再给师傅添麻烦。

小丽姐的认真更体现在操作上。烘丝机出口就有水分仪,可她坚持 20 分钟到振槽上用手抓一次水分,并到摊晾梗丝后的振槽上再抓一次水分。用她的话说:“梗丝水分大小,对成品烟丝有影响,要及时根据摊晾后的情况,做一些调整。”

她又耐心地教我抓水分的要诀:“每次抓一把烟丝,不要看水分仪,先在手里面握一下,别握太紧,心里测一下,再与水分仪比对,看看结果。”

有了小丽姐耐心地指导,我很快就可以独立操作机器了。在 10 月底车间举行的技术比赛中,刚进厂 3 个月的我竟然取得了烘丝机操作第三名的好成绩。

“八五”技改之后,小丽姐一直在烘丝机操作岗位上工作。工作中,她永远保持着一颗学习的心,一丝不苟,连续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多次被评为“质量明星”、“巾帼建功女工”,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贡献。小丽姐这种始终如一、锲而不舍的精神值得我一辈子学习。

有一些烟垢,就下来拿起抹布,又爬上去,一点一点地擦,直至全部擦干净为止。我的脸红了,因为是我没打扫干净振槽,才让师傅如此麻烦。

开机了,师傅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就投入了工作。我红着脸,走过去,刚开口:“小丽姐,我……”

“没事,下次小心点,不然会影响我们的烟丝吃味的。”她淡淡地一笑。望着她的微笑,我在心里暗暗发誓,以后工作一定要认真仔细,不再给师傅添麻烦。

小丽姐的认真更体现在操作上。烘丝机出口就有水分仪,可她坚持 20 分钟到振槽上用手抓一次水分,并到摊晾梗丝后的振槽上再抓一次水分。用她的话说:“梗丝水分大小,对成品烟丝有影响,要及时根据摊晾后的情况,做一些调整。”

她又耐心地教我抓水分的要诀:“每次抓一把烟丝,不要看水分仪,先在手里面握一下,别握太紧,心里测一下,再与水分仪比对,看看结果。”

有了小丽姐耐心地指导,我很快就可以独立操作机器了。在 10 月底车间举行的技术比赛中,刚进厂 3 个月的我竟然取得了烘丝机操作第三名的好成绩。

“八五”技改之后,小丽姐一直在烘丝机操作岗位上工作。工作中,她永远保持着一颗学习的心,一丝不苟,连续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多次被评为“质量明星”、“巾帼建功女工”,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贡献。小丽姐这种始终如一、锲而不舍的精神值得我一辈子学习。

有一些烟垢,就下来拿起抹布,又爬上去,一点一点地擦,直至全部擦干净为止。我的脸红了,因为是我没打扫干净振槽,才让师傅如此麻烦。

开机了,师傅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就投入了工作。我红着脸,走过去,刚开口:“小丽姐,我……”

“没事,下次小心点,不然会影响我们的烟丝吃味的。”她淡淡地一笑。望着她的微笑,我在心里暗暗发誓,以后工作一定要认真仔细,不再给师傅添麻烦。

小丽姐的认真更体现在操作上。烘丝机出口就有水分仪,可她坚持 20 分钟到振槽上用手抓一次水分,并到摊晾梗丝后的振槽上再抓一次水分。用她的话说:“梗丝水分大小,对成品烟丝有影响,要及时根据摊晾后的情况,做一些调整。”

她又耐心地教我抓水分的要诀:“每次抓一把烟丝,不要看水分仪,先在手里面握一下,别握太紧,心里测一下,再与水分仪比对,看看结果。”

有了小丽姐耐心地指导,我很快就可以独立操作机器了。在 10 月底车间举行的技术比赛中,刚进厂 3 个月的我竟然取得了烘丝机操作第三名的好成绩。

“八五”技改之后,小丽姐一直在烘丝机操作岗位上工作。工作中,她永远保持着一颗学习的心,一丝不苟,连续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多次被评为“质量明星”、“巾帼建功女工”,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贡献。小丽姐这种始终如一、锲而不舍的精神值得我一辈子学习。

有一些烟垢,就下来拿起抹布,又爬上去,一点一点地擦,直至全部擦干净为止。我的脸红了,因为是我没打扫干净振槽,才让师傅如此麻烦。

开机了,师傅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就投入了工作。我红着脸,走过去,刚开口:“小丽姐,我……”

“没事,下次小心点,不然会影响我们的烟丝吃味的。”她淡淡地一笑。望着她的微笑,我在心里暗暗发誓,以后工作一定要认真仔细,不再给师傅添麻烦。

小丽姐的认真更体现在操作上。烘丝机出口就有水分仪,可她坚持 20 分钟到振槽上用手抓一次水分,并到摊晾梗丝后的振槽上再抓一次水分。用她的话说:“梗丝水分大小,对成品烟丝有影响,要及时根据摊晾后的情况,做一些调整。”

她又耐心地教我抓水分的要诀:“每次抓一把烟丝,不要看水分仪,先在手里面握一下,别握太紧,心里测一下,再与水分仪比对,看看结果。”

有了小丽姐耐心地指导,我很快就可以独立操作机器了。在 10 月底车间举行的技术比赛中,刚进厂 3 个月的我竟然取得了烘丝机操作第三名的好成绩。

“八五”技改之后,小丽姐一直在烘丝机操作岗位上工作。工作中,她永远保持着一颗学习的心,一丝不苟,连续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多次被评为“质量明星”、“巾帼建功女工”,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贡献。小丽姐这种始终如一、锲而不舍的精神值得我一辈子学习。

有一些烟垢,就下来拿起抹布,又爬上去,一点一点地擦,直至全部擦干净为止。我的脸红了,因为是我没打扫干净振槽,才让师傅如此麻烦。

开机了,师傅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就投入了工作。我红着脸,走过去,刚开口:“小丽姐,我……”

“没事,下次小心点,不然会影响我们的烟丝吃味的。”她淡淡地一笑。望着她的微笑,我在心里暗暗发誓,以后工作一定要认真仔细,不再给师傅添麻烦。

小丽姐的认真更体现在操作上。烘丝机出口就有水分仪,可她坚持 20 分钟到振槽上用手抓一次水分,并到摊晾梗丝后的振槽上再抓一次水分。用她的话说:“梗丝水分大小,对成品烟丝有影响,要及时根据摊晾后的情况,做一些调整。”

她又耐心地教我抓水分的要诀:“每次抓一把烟丝,不要看水分仪,先在手里面握一下,别握太紧,心里测一下,再与水分仪比对,看看结果。”

有了小丽姐耐心地指导,我很快就可以独立操作机器了。在 10 月底车间举行的技术比赛中,刚进厂 3 个月的我竟然取得了烘丝机操作第三名的好成绩。

“八五”技改之后,小丽姐一直在烘丝机操作岗位上工作。工作中,她永远保持着一颗学习的心,一丝不苟,连续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多次被评为“质量明星”、“巾帼建功女工”,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贡献。小丽姐这种始终如一、锲而不舍的精神值得我一辈子学习。

有一些烟垢,就下来拿起抹布,又爬上去,一点一点地擦,直至全部擦干净为止。我的脸红了,因为是我没打扫干净振槽,才让师傅如此麻烦。

开机了,师傅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就投入了工作。我红着脸,走过去,刚开口:“小丽姐,我……”

“没事,下次小心点,不然会影响我们的烟丝吃味的。”她淡淡地一笑。望着她的微笑,我在心里暗暗发誓,以后工作一定要认真仔细,不再给师傅添麻烦。

小丽姐的认真更体现在操作上。烘丝机出口就有水分仪,可她坚持 20 分钟到振槽上用手抓一次水分,并到摊晾梗丝后的振槽上再抓一次水分。用她的话说:“梗丝水分大小,对成品烟丝有影响,要及时根据摊晾后的情况,做一些调整。”

她又耐心地教我抓水分的要诀:“每次抓一把烟丝,不要看水分仪,先在手里面握一下,别握太紧,心里测一下,再与水分仪比对,看看结果。”

有了小丽姐耐心地指导,我很快就可以独立操作机器了。在 10 月底车间举行的技术比赛中,刚进厂 3 个月的我竟然取得了烘丝机操作第三名的好成绩。

“八五”技改之后,小丽姐一直在烘丝机操作岗位上工作。工作中,她永远保持着一颗学习的心,一丝不苟,连续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多次被评为“质量明星”、“巾帼建功女工”,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贡献。小丽姐这种始终如一、锲而不舍的精神值得我一辈子学习。

有一些烟垢,就下来拿起抹布,又爬上去,一点一点地擦,直至全部擦干净为止。我的脸红了,因为是我没打扫干净振槽,才让师傅如此麻烦。

开机了,师傅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就投入了工作。我红着脸,走过去,刚开口:“小丽姐,我……”

“没事,下次小心点,不然会影响我们的烟丝吃味的。”她淡淡地一笑。望着她的微笑,我在心里暗暗发誓,以后工作一定要认真仔细,不再给师傅添麻烦。

那年,我与烟结缘

■ 王海军

看到同事在他写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他第一次吸烟便吸“人民大会堂”,很是羡慕,我也想了想自己第一次吸的是什么烟,想了半天才想起来,是沈阳卷烟厂曾经生产的“桥”牌雪茄,非常便宜,好像只有一角多钱一包,但却伴随好几个度过一段难以忘怀的时光。

1988 年高中毕业了,哥几个总爱聚在一个郭姓同学家,兜里虽然揣个几块钱,但谁也不舍得花,毕竟都还未工作,总不能没事就伸手朝家里要钱。在玩扑克、下象棋之余,哥几个每天最大的消遣便是憧憬将来做什么工作。郭姓同学家里是有些门路的,早在铁西区一个重工企业进行了疏通,就等招工时进厂工作,而还有两三个同学也准备到啤酒厂接班,至于我和另外几个却还是一片茫然。

一天,一名同学把他父亲吸的“桥”牌雪茄拿来一包分给我们抽,把从不吸烟的我们呛得直流泪,可就是那样,我们也不舍得扔掉。这时,记不得那个同学说了一句,要是能在烟厂上班,天天不用花钱就能有烟抽也挺不错的,同学们随声附和。尤其是那两个要到啤酒厂接班的,一听这话,顿时乐了,那敢情好,烟酒不分家,将来可要多亲近。可有的同学却不以为然,烟厂那是轻工业,每个月才挣 36 元,到铁西哪个厂子上班都比到烟厂上班挣的多,显然他们是不屑到烟厂上班的。不过从那天开始,同学们便开始轮流买“桥”牌雪茄烟抽了。

转眼两三个月过去了,到了每年的招工季,各个厂子开始陆续招工。还真是巧,烟厂那年果然招工了,同学们边抽着“桥”牌,边热论着。还记得当时前后在报纸上发布招工信息的有两个单位,一个是烟厂,一个是电业局。除我之外,其他同学没有一个报考烟厂的,几乎都报考了电业局。而我则是两个都报了名,什么这个那个的,先找份工作再说。结局很出乎意外,那几个同学没一个考上电业局的,而我则两个都考上了,不过电业局在派人挨家通知时,母亲却因为怕危险,说什么不去,背着我给一口回绝了,看来和烟结缘还真是老天的意思,想不结都不行。

到烟厂工作不长时,便第一次领到了烟厂发的福利烟票,每人可买两大包散装烟,也很便宜,里边多是“大生产”、“古瓷”之类的,不过这对于当时的我们已经很不错了。星期日约上哥几个到郭姓同学家,扔上一大包散装烟到桌子上,显得很有气魄。那几个不屑报考烟厂的同学虽然面子上略有难看,却也欣欣然地抽了起来。一晃在烟厂工作了近 30 年,回忆当初,不得不说还得感谢那一包把我们呛得流泪的“桥”牌。

那些年

家乡的卷烟及烟标

■郭晨霞

每每有外地的顾客来我家店铺消费,问及宁夏的特产是什么?我会很快地把我们宁夏的五宝:“红黄蓝白黑(枸杞、甘草、贺兰石、二毛皮、发菜)”一口气说完。当顾客问我们当地生产什么品牌卷烟捎带回他们老家时,我无以回答。的确现在市场上很少看见标有“宁夏卷烟厂”字样的卷烟,其实在以前就有过“吴忠卷烟厂”,笔者对它以前生产的卷烟及标签进行了搜集整理。

宁夏吴忠卷烟厂建于 1970 年,是自治区唯一的国有卷烟生产企业。2004 年长沙卷烟厂对原吴忠卷烟厂实行兼并,成立了长沙卷烟厂吴忠分厂。2006 年根据国务院对烟草行业改革的文件精神,湖南卷烟工业与所属卷烟工业合并重组,吴忠卷烟厂被改制为湖南中叶公司下属的卷烟生产厂。

原宁夏吴忠卷烟厂生产的卷烟品牌有:沙湖、长城、花马池、兴庆、宁园、西夏、六盘山、工农牌、滩羊牌、经济烟、塞外、佳节、红枸杞、金驼、乒坛、黄河牌、猴桃、莲花等品牌的香烟。那个时候的低档位的香烟占多数,特别是金驼香烟和乒坛香烟在农村最受青睐。

每当看见原宁夏吴忠卷烟厂烟的标签,不由自主地把我们的思绪带到了那个时期的童年时代,父辈们曾经抽过的香烟,以及和香烟有关的最难忘的故事。

那个时候大人们抽烟,我们小娃娃最喜欢收集烟标签,好多漂亮的烟标签夹在书本里当书签,还有的铺放在铅笔盒的最底层当装饰品。手巧的大妈还拿烟标签做成各种各样好看的纸花。

有时候的一首歌,一句话就能勾起人们美好的回忆。当我们看见那些年的烟标签,不是单单地喜欢那些画画图案,更多的是怀念那个年代那个时期陪伴我们走过的人或事。

烟签,儿时的记忆,美好的回忆!